

流浪的何止是地球

— 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視域下的小說《流浪地球》探究 —

王 天 舒*

<目 次>

- | | |
|-----------------|----------------|
| I. 研究緣起 | IV. 科技時空下的人性困境 |
| II. 日常經驗下的時空奇觀 | V. 結 論 |
| III. 生存危機下的情感異境 | |

I. 研究緣起

最近，由美國科幻巨匠弗蘭克·赫伯特(Frank·Herbert)的著名科幻小說《沙丘》改編的電影《沙丘2》已經在全球13個國家和地區上映，在大部分地區排名單日票房榜首，並佔據當地票房收入總和的一半以上，也被業界戲稱為“好萊塢救市之作”。事實上，這部史詩級科幻小說在過去的50年中已被改編過很多次，且其中還包括知名導演的改編作品，但直至2021年改編版本的出現，“沙丘”小說及其改編作品才真正走進全球大眾視野並引起學術研究領域之外更廣泛的關注。這種現象其實已逐漸成為跨國際現象，中國的《流浪地球》正是觀察此一趨勢的最佳例子。

2015年科幻文學界重量級獎項“雨果獎”將最受矚目的最佳長篇故事獎頒給中國作家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這是亞洲人首次獲得此項殊榮。其英文版《The Three Body Problem》先後獲得雨果獎(Hugo Award)、星雲

* 전북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과정, 치루사범대학교(齊魯師範學院) 강사(講師)

獎(Nebula Award)、坎貝爾獎(Campbell Award)、普羅米修斯獎(Prometheus award)、軌跡獎(Locus Award)國際幻想文學獎項提名。在此之前他還只是中國科幻雜誌《科幻世界》上的一位投稿作家，長篇小說《三體》從2006年5月開始在《科幻世界》雜誌上連載，直至今日獲得如此重要的獎項歷經9年，再被各大影視資本購買並改編、上映又歷經9年，Netflix於今年(2024年)上映其改編電視劇《三體》。隨著雨果獎的影響力，他的其他作品也逐漸被人關注、挖掘和延展，其中一部發表於2000年7月《科幻世界》的劉慈欣早期作品——短篇小說《流浪地球》成為當今中國科幻文學之跨媒介發展的一項指標。

對於獲獎劉慈欣在《人民日報》採訪中曾表示：“一個獎項能改變的東西是有限的”，“不可能通過一個獎項全面提升一個國家的科幻文學水平”¹⁾。但是，對於1999年還是電力工程師的劉慈欣來說，發表《流浪地球》只能拿到2000元的稿費。而，2019年，電影《流浪地球》上映票房高達46.8億。“2019年中國春節檔電影票房收入約58億，排名前三的分別是《流浪地球》占總票房的34.4%，《瘋狂的外星人》佔24.7%，《飛馳人生》占17.7%”²⁾，這三部電影都含有科幻元素。2023年1月春節檔上映的《流浪地球2》更是累積票房40.07億，“根據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流浪地球2》上映首日打破“中國影史國產科幻片單日票房紀錄”、“中國影史春節檔科幻片單日票房紀錄”等22項紀錄”³⁾，《流浪地球》系列成為中國大陸電影史上科幻電影票房榜前兩名。由此觀之，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在國際上獲獎，掀起了一個國家對於“科幻文學”的關注，引發一場“科幻熱”的文化浪潮。

科幻小說誕生至今已有二百多年，據考證，在二十世紀中葉的西方社會科幻小說已走過它的黃金時代，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們並未執著於

- 1) 康岩，〈劉慈欣凭借《三体》获得雨果奖“科幻让琐碎的生活有了超越”〉，<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5/2015-08-24/251483.html>，2015.08.24.
- 2) 參考數據來自中商產業研究院：《2019春节档电影市场数据盘点：票房收入超58亿元《流浪地球》领跑春节档(附图表)》，<https://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218/1200141141812.shtml>，2019.02.18.
- 3) 參考數據來自澎湃新聞：《〈流浪地球2〉破22项纪录！春节档电影，更便宜了》<https://m.gmw.cn/baijia/2023-01/23/1303262381.html>，2023.01.23.

改編或者發展獲雨果獎的《三體》這部小說作品，而是對小說《流浪地球》進行一次再一次的改編與開發，這引起了筆者的思考。

目前，《流浪地球》的相关文獻，從全球學術視野查閱篇目眾多⁴⁾，在CNKI數據庫查閱發現，大量文獻是在《流浪地球》小說改編成電影後出現的，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改編電影的改編策略、影視藝術、傳播學、翻譯語言學以及社會學領域等，一石激起千層浪，觸及領域廣泛。但，深入分析小說文本本身的文獻較少，其中，張雯、周淑莉的《生態批評視域下小說〈流浪地球〉分析》探討生態災難；王衛英、徐彥利的《劉慈欣科幻小說〈流浪地球〉的悲劇內核》從哲學上探討悲觀與死亡；楊瓊的《科幻文學史詩性的呈現——以〈流浪地球〉為中心》探討史詩敘事的眼光、敘事跨度。韓國研究《流浪地球》這一母題方面，大多數文獻關注其改編電影，其中有涉及大主題的人類共同體意識形態、神話母題，有關於中韓科幻電影比較、觀眾接受，也給筆者啟發的《流浪地球》小說與電影比較⁵⁾，還有討論小說的局限性問題⁶⁾的文章，以及政治學等衍生問題研究。認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雖然學界對小說《流浪地球》文本本身的研究甚少，但這並不代表它沒有豐富的研究價值。作為中國現象級科幻電影的原文本小說，其必然具備重要的藝術空間基礎和文學延展價值。

小說《流浪地球》通過獨特的空間敘事邏輯，展現出虛構的科幻空間景觀。作者將現實空間的空間記憶與科學幻想的文學虛構知性地交織結合，撰寫出富有張力的未來世界。這種創造性的空間敘事為讀者呈現著一個可供比對和供參照卻“相距”遙遠的未來空間，激發人們對未來空間的思考和想象。同時，在生存-實踐論為基礎的空間敘事視域下小說的文學實踐是對地球和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一種文化表征，展示對人類與環境，以及人類與生存的追

4) 筆者主要通過 Google Scholar、KCI、RISS、CNKI數據庫進行文獻搜集與梳理，截止至2024年3月，相關英文文獻7篇、中文文獻1420篇、韓文文獻18篇。

5) 김정수, 〈'유랑지구'의 이율배반: '허망'과 '희망' — SF영화 《유랑지구》와 원작 소설 비교를 중심으로〉, 《중국어문학지》 제67집, 2019.

6) 김남희, 〈『유랑지구(流浪地球)』, 애국주의를 유랑하다〉, 《중국문화연구》 제11집, 2019.

問與擔憂。小說從主人公“我”自述一個反日常的生活場景為起點展開人類與生存、人類與空間的“剎車時代”、“逃逸時代”、“叛亂時代”、“流浪時代”的實踐史。當人類的生存基礎—地球在宇宙環境變換中變得無法適應人類生存時，人類科學家提出人類幾種自救方案，最終以“駕駛或者說裹挾”地球的方式逃離現有的存在危機的星際運行軌道，去往新的生存環境。在這一方案下，國際聯合政府將地球分為地上和地下兩個空間，在地球表面搭建起“1.2萬台”⁷⁾地球發動機，在地下建立地下城供人類居住生存。地下城的地上、地下的空間分配為科幻空間的奇特空間提供重要的敘事元素。讀者對場所的認同基于作者其空間的敘述。那麼，這種空間敘事在文本中有建構環境、生活體驗和激發情感的融通作用。

小說講述了人類由於太陽氦閃危機而開啟2500年的“流浪地球”計劃逃離太陽系尋求新的生存機會。小說以主人公“我”從孩童到成年的成長視角，觀察同學、老師、父母、愛人等經歷著和反映著人類在巨大的環境變故、生存壓力下對發生著怎樣的變化。作者劉慈欣在創作《流浪地球》時是山西娘子關電廠的工程師。工作是一種生存技能和手段，而工作環境則是人們在生存實踐中的重要空間體驗。他在工作環境中目睹著大量的供電發電機、煙囪、冷卻機等場景，這些直觀的生存空間體驗與經驗，通過他的書寫投射到《流浪地球》的作品中。從空間敘事學的“空間生產和文化表征”的視角可以體會到作者營造的“故事的空間”的源起，在空間與文學中能增強文本感染力與文化認同感。在《流浪地球》中具體的虛構的科幻空間，合理地搭建起人類生存共同體想象的平台，同時又關注人類精神生存的更關域深思。本文通過對小說文本字裡行間的具體的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試圖去探尋作者在科幻小說中想表達的意象與文化內涵。

7)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2頁。

II. 日常經驗下的時空奇觀

科幻小說的重要特征是基於科學的可信性條件之上進行的合理性、科學性想象。這種類型的作品盡可能遵循已知的科學原理和技術，以此構建一個真實可信的虛構世界。《流浪地球》文本中含有大量的科學細節的描述以及追求科學想象的可能性的具體描寫和技術表述。這種表達方式即是一種對敘述空間的真實性、合理性的邏輯搭建，也是一種空間圖景奇觀想象的空間生產的文學實踐。

小說開始在向讀者介紹未來地球的時空場景時，有這樣的描述。

“我沒見過黑夜，我沒見過星星，我沒見過春天、秋天和冬天。我出生在剎車時代結束的時候，那時地球剛剛停止轉動。……以後沒有‘天’也沒有‘夜’……東半球處於永恆的黃昏……”⁸⁾

在小說開篇，作者從人類日常生活規律入手，通過反向敘述，以四季、黑夜、黃昏等圖景為目標，將與人類常規認知規律相悖的方式，創造性地打開他筆下即將逐步建構的未來時空的時間概念。

科學推理為科幻小說提供認知基礎敘事基礎，旨在基於現有科學認知和知識的情境下建構科幻小說中的科幻現象或鏡像。劉慈欣開篇所用手法也正是科幻想象力推動下作者突破現實世界的限制，製造出新的時空規則，新的時空規則作為故事元素，帶動讀者去探究可能發生的情節，探究這一科幻時空中人將面臨什麼困境或挑戰。主人公在講述時間概念後，對物質空間的表述從“我住的地方”拉進關注視野，然後展開抬頭可見的“發動機噴出的光柱”，並用“巨大”與“渺小”的對比想象推開物質空間環境的擴展描述。

“從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幾百臺發動機噴出的等離子體光柱。你想像一

8)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2頁。

個巨大的宮殿，有雅典衛城上的神殿那麼大，殿中有無數根頂天立地的巨柱，每根柱子像一根巨大的日光燈管那洋發出藍白色的強光。而你，是那巨大宮殿地板上的一個細菌……我們處在一個將要傾倒的巨殿中。……在近距離見到地球發動機，是在石家莊附近的太行山出口處……它如珠峰一樣高……地球發動機分為兩大類，大一些的叫‘山’，小一些的叫‘峰’。……”⁹⁾

作者將日常生活改造成未來時空的物質環境，用人們對生活的觀察和積累去溝通關聯文本中的物質環境、充實小說空間，這個充實的過程正是最有魅力的空間生產的文化表征的再創造過程。

“光柱藍白色的強光在雲中散射，變成無數種色彩組成的瘋狂勇動的光暈，整個天空仿佛被白熱的火山巖漿所覆蓋。……地球發動機反射的一片青光。……我們現在擡頭看到的是一堵發著藍光的等離子體巨牆……大海處在兩片霞光之間，一片是西面地球發動機的光柱產生的青藍色霞光，一片是東方海平面下的太陽產生的粉紅色霞光，它們在海面上的反射使大海也分成了閃耀著兩色光芒的兩部分，我們的船就行駛在這兩部分的分界處，這景色真是奇妙。”¹⁰⁾

在文本中“強光、青光、藍光、霞光”等光與“白、藍、青、紅”等色的豐富應用，結合上文中的物質環境，讓日常色彩與小說想象時空結合，使之更加立體化、形象化，使讀者的認知空間中融入再造一種運筆遊畫之美。與女性科幻作家比作者劉慈欣沒有豐富華麗的辭藻，但在讀小說的過程中讀者跟著作者的樸實筆觸，也能感受著一種如同油畫的紋理、凹凸不平卻又順滑流暢地鋪開著一個“流浪”在日常之外的異空間體驗。與傳統文學不同，科幻作家嘗試用科學推理與文學想象力彰顯科幻文學的藝術張力，作家以認知陌生化的同時書寫科幻推理下未來的可能性，給予讀者奇觀質感。科學理論家達

9)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2-3 頁。

10)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3-5 頁。

科·蘇恩文(Darko Suvin)同樣認為“科幻小說的基本張力是讀者(代表了我們時代的一定數量的人的類型)跟那種由新奇性引起的無所不包的而且至少與之相應的‘未解奧妙(Unknown)或‘異類他者’(Other)之間的對抗張力。這種張力反過來又使隱含作者的經驗性規範變得陌生起來。”¹¹⁾

在空間敘事學視域下，空間體驗是指人在所處的生存環境中感受到的、從中獲得的、有意義的生命體驗，其中不僅包括感覺、知覺、認知，還包括更深刻的生命體悟。作者在創作《流浪地球》正值他在山西娘子關發電廠作計算機工程師的時期，在各種訪談中曾多次他曾提到：那是一項忙碌、重復且有些枯燥、乏味的工作，在那種情況下他開始寫作。這種“重復、枯燥”的發電廠工作日常的生活經驗和生命歷程，比如，值夜班期間他要在黑夜裡巡視廠內設備、監視計算機數據、調試機器等環節，在日復一日地工作中他體驗著熬夜的艱辛、望著晝夜挺立在發電廠中的巨大煙囪。如果白天從冷凝塔底部內裡向上仰望還能看到井口處如同太陽的天空，透著莫名的幽閉的感覺。這類日常工作場景場景，舉不勝舉，科幻想象力讓作者突破現實世界的限制，轉換新的故事元素，經由科幻推理與想象力地互動作用再創造、聯結、構建起一個突破認知的科幻敘事空間，給予小說文本中“流浪地球”時代的生存經驗與場域特色。空間的生存性特征，決定著空間的體驗性與審美性。作者在他的創作過程中實現著超越自身生活的困境的愉悅，而讀者在閱讀這種空間敘事的奇異過程中也經歷著超越自我認知的審美愉悅。這種雙向審美愉悅正是空間敘事的藝術魅力。

“空間作為人類生存體驗的基本形式，構成文學的內在生命意蘊，對形成作家的主體體驗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不同作家對不同空間有著不同的體驗。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空間形式，因而形成特定的空間體驗及審美體驗形式。”¹²⁾日常客觀的空間經驗影響著人的生存認知，同時也影響著人的思想方式，並影響進入文學藝術的作者和讀者的美學體驗。

11) 達科·蘇恩文 著，丁素萍 等譯，《科幻小說變形記：科幻小說的詩學和文學類型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71頁。

12) 謝納，《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75頁。

III. 生存危機下的情感異境

劉慈欣的《流浪地球》雖然屬於硬科幻，但在嚴謹、縝密的科學邏輯的精筋重骨之下，仍需要情節、情感的血肉填充，讓敘事空間得以豐盈，讀者得到心靈認知和共情召喚。在心靈空間敘事方面，作者先從拉進與讀者的心靈距離開始，再根據主人公“我”的情感經歷，其中包括孩童時期同學的相處、青少年時期父母的情感波動、成年後自身的情感經歷等講述視角來呈現和審視小說時空中人的情感觀。

小說開始以第一人稱“我”(或“我們”)的敘事視角，並在敘述中又時常穿插“你”、“你就可以想象”、“你知道”等這類“你我”對談方式的敘事形態，由此拉進讀者的感受距離和參與程度。以講述者“我”和受述者“你”即讀者，共同回望的方式來體驗、拓展敘事空間，進而完成空間敘事與文化生產的發生過程。而且，這種敘事方式誘發讀者思考，直觸讀者的內心世界，反思其文本時空的思想、情感觸點，審視現實問題。

在帶領讀者進入作者的敘事空間時，他從生存空間講到遇到心愛的姑娘時心動的心靈空間，這種時不時地拉“你”一同感受的情節拉進作者和讀者的感受空間，讓“你”去想象：

“從我住的地方，……你想像一個巨大的宮殿……而你，是……這樣，你就可以想像到我所在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了。”“我看到天邊出現了一個人影。近了些後，我發現那是一個姑娘，……你知道這時遇見一個姑娘意味著什麼。……”¹³⁾

空間敘事的心靈空間與物質空間相互依存。通過人物的語言、動作和具體畫面等要素在情節中展現心靈的獨特空間存在。物質空間為心靈空間提供

13)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18頁。

搭建的素材，而心靈空間則在表達中超越和提升物質空間的審美體驗。心靈空間更能反映或折射作者在特定時空的主觀的、個體化的文化表征。在《流浪地球》“逃逸時代”中第一句“學校要搬入地下城了，我們是第一批入城的居民¹⁴⁾。”此為讀者介紹著物質空間的轉換。而後，通過講述父母的感情變化，又隱喻著人類的道德水平似乎也變低：“我”爸爸要離開妻兒和別的女人生活，而“我”媽媽不僅沒有反對，而且“媽媽的聲音像冰凍的海面一樣平穩……”，並不在意。對於這段經歷，作者通過用讀者時代的情感價值觀對比小說的時空中的情感價值觀，對比反襯著生存危機中情感的消亡：

“在這個時代，人們在看4個世紀以前的電影和小說時都莫名其妙，他們不明白，前太陽時代的人怎麼會在不關生死的事情上傾注那麼多的感情。當看到男女主人公為愛情而痛苦或哭泣時，他們的驚奇是難以言表的。死亡的威脅和逃生的慾望壓到了一切……”¹⁵⁾

“對凡夫俗子來說，需要焦慮的，不是國家的現代化何以可能。而是如何調動發掘日常生活中蘊含的異質性、批判性、反思性因素，對抗日常生活對人的壓迫異化。”¹⁶⁾在小說中通過人們日常情感的情節，建構出一種情感低需求或道德異化的心靈空間。主人公“我”在青少年時期看到父母那一代人的感情生活後，以一種與讀者時空相近的道德價值來表達他對情感道德的審視“人們以一種不正常的感情在狂歡著……”“在這個時代，……漸漸從本質上改變了人類的心理狀態和精神生活。對於愛情這種東西，他們只是用余光瞥了一下而已，就像賭徒在盯著輪盤的間隙抓住幾秒鐘喝口水一樣。”¹⁷⁾從“不正常”、

14)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10頁。

15)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12頁。

16) 謝納，《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北京：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209頁。

17)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12頁。

“余光瞥一下”、“賭徒”可見主人公情感道德上的敏感和對那些行為的不滿。而主人公的敏感和不滿正是作者所闡述的情感異境。不同於當下人類共識共通的情感生活和道德理念，小說中意圖從未來空間中人的這種奇異的情感表現突出傳動和隱喻著生存困境下已經畸異的心靈危機，並融合在空間危機中，一並形成整個時代的文化焦慮與壓抑。以此書寫作者對未來時代道德逐失、“心靈流浪”的隱憂。

而為什麼作者在小說中提出或者說創造這樣的情感異境，為什麼他要表達這種憂患，這種憂患從何而來？

縱觀空間文化、歷史脈絡，探究創作這種文化空間的起源。作者出生在中國的19世紀60年代，每個人青春期的比較敏感，作者的青春敏感期正好趕上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他也許在這個時期敏銳地感受到了社會巨大的變化總會引發很多社會性問題。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物質生產等到大幅提高，從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向現代化發展中國家邁進一大步。改革開放使大眾生活大大改善的同時，文化藝術也蓬勃發展，經濟發展為文化藝術提供支撐，人們開始“解放思想”。丁克一族(Double Income No Kids)、獨身主義(Celibatariann)不婚主義(Non-marriage advocates)、厭男症(Misandrist)、厭女症(misogynist)、抑鬱症(Depression)、自閉症(Autism, 又稱孤獨性障礙)等表述情感的新文化、新詞匯傳入中國。根據相關資料閱讀獲悉，中國的離婚率逐漸上升，1980年中国的离婚率只有4.75%，1995年为11.35%，1997年1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離婚率離結婚率甚至高達25%。“在1990~2017年期间，抑郁症患病率从3224.6/10万人上升到3990.5/10万人，增加了24.7%。”¹⁸⁾作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經濟快速發展和重大社會變革的中國，都市化、科技化、打工族、貧富差距、就業失業、空巢老人和失獨家庭等問題弱化了曾經千年農耕文化產生的中國傳統的家族、家庭、民俗維繫和情感網絡，而逐年增加的“孤獨的、離家奮鬥的”社會成員在經歷著生存壓力和心理壓力下產生如恐懼、焦慮、緊張亦或麻木、冷漠等各種奇異的情

18) 盧芳，〈中国1990~2017年抑郁症增幅25%，5636万人患病，占全球五分之一！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中國循環雜誌》，2019。

感問題。這些社會文化、社會問題可能正是處於青少年時期的作者感知到的。這些社會現實催生了一批六十年代生人的現實主義小說家，也催生了科幻作家劉慈欣。他將這些社會問題映照、投射在他的科幻空間內，通過空間敘事將生存場域能指至未來，而心靈空間則意指映射著當下的焦慮，在敘事互相指涉中積蓄情感張力，營造人類面對絕境和生死考驗時的孤獨、惶恐與焦慮，這種張力加深讀者對小說整體文化表征空間的關注與共鳴。這些焦慮同樣是作者所關注的問題並將其想象、虛構、象征、隱喻在文學空間。

IV. 科技時空下的人性困境

科幻小說的文學生產是基於科學技術的時代經驗下的一種文化想象的意識空間展現，也就是空間敘事學中提到的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當下人類對科學技術的依賴與信任成為當今社會普遍確定的主流認識。而科技這種生產力依然有其兩面性，科技帶給人類的“不確定性”¹⁹⁾。人類空間的現代化發展以科學技術的進步為依託，信息技術、網絡媒體是空間聯絡得以現代化的最主要表征，為人類提供連接世界的便利，減少傳統人力物力損耗，但過度依賴網絡媒體、虛擬互動，也造成信息堆積、輿論壓力、真偽難辨、網絡暴力等社會性問題，以及近幾年的人類社會中出現社交恐懼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 簡稱SAD)、網癮綜合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簡稱IAD)等心理性問題。因此，科技的雙重性，是科幻小說中經常探討的主題之一。科技帶給人類利益的同時，可能也裹夾未知的危機和“不確定性”的影響。這種

19) 參考資料來源根據聯合國2021~2022年《人類發展報告》的主題：不確定的時代，不穩定的生活，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塑造我們的未來，發佈於2022.9.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22 : Uncertain Times, Unsettled Lives: Shaping our Future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POSTED ON: SEPTEMBER 08, 2022 : We live in a world of worry. <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21-22>

“不確定性”在文本中貫穿始終。人類從生存危機中迎來各種不確定性的危險和災難，在精神危機中表現出對情感的不確定、對信念的不確定等等，最終帶來的依然是流浪，持續地生存流浪、懷揣希望的情感流浪。

小說《流浪地球》有“剎車時代”、“逃逸時代”、“叛亂時代”、“流浪時代”四個部分。“剎車時代”中人類在謀生方案上分成“飛船派和地球派”，年幼的小學生因為立場不同會直言要把立場相悖的老師扔進大海，而且這些兒童沒有一點愧疚或自責之心。小說中這處兒童的殘忍是一種真正的殘忍。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曾指出兒童的行為取決與所處的社會環境²⁰。兒童的行為是無意識的人性的本真表現，亦或是與原生家庭環境因素、社會文化體係、精神文化創傷等原因有關。所以小說在開始就從兒童的行為入手去呈現著未來高科技時代下的流浪的地球上的人性的道德無意識、無約束。這種無道德約束下的人性與當下讀者能接受的程度相差甚遠，為讀者提出一個前置性震撼或者疑問。

然後，在“逃逸時代”中提到人類的信仰的喪失或轉移：

“地球上所有的宗教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²¹

宗教在地球上誕生有4000多年的歷史，全世界約有一萬個不同的宗教和流派²²。人類現在的公曆紀年法的“公元”與基督教起源有關，可見宗教與人類社會的重要關聯。在文本小說的未來時空中，宗教消逝得無影無蹤，暗示科技的力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徹底改變人們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它提供給某個特定時空的新的解釋和答案，使人們對宗教信仰的需求減少或者消弭。科技的進步和普及使得人們更加依賴科學、尋求通過科學方法解決問題

20) Alfred Adler,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Connecticut*, Martino Fine Books, 2010.

21)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11頁。

22) Association, African Studie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History in Africa*, Volume 32, (2005): 119頁。

和獲得答案。

在多年後的“叛亂時代”，由於民間人士用各種科技產品、科學設備和科研的方法發現“同4個世紀前相比，太陽沒有任何變化”²³⁾，而早前解決“太陽氦閃”危機的聯合政府遭到全面質疑，“三天後，叛亂在各個大陸同時爆發了。叛軍所到之處，人民群起響應，到現在，很少有人懷疑自己受騙了。”²⁴⁾叛軍最後將聯合政府剩下的5000人凍死在零下幾百度的海面上。處決聯合國政府後的人們在高唱著《我的太陽》的歌聲中反而不可避免的“見證”了他們並不相信的“太陽氦閃”的爆發過程²⁵⁾。小說這部分中用“很少有人懷疑自己受騙了”，到底是科技騙了人類還是人類盲目地信任科技而導致的盲目，這個情節像一種回旋鏢的武器路徑，從出發點回到出發點，信念的回環式疑問。在小說的時空設定下在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刻，人類群體能默契地拋棄所有宗教，相信科學，接受“流浪地球”的人類生存計劃，並在這種絕對信任的執念下，人類再次逐漸喪失判斷的獨立性。而後，部分人又依賴所謂的科技發現“看似被騙”的現實時，又殘忍地殺害了“地球派”以獲得“自以為是”的“自我判斷”的勝利，而最終，小說的結尾讓人類更像是拄著“科學”拐杖的“殘障”。人類如此盲目地信任一個又一個科學結論或科學推斷，是不是也是一種“信仰”的表現。在人類發展歷程中，人類從宗教走向科學，當科學也不可信的時候，人類又該走向何方？這是作者在文本之外給讀者留下的疑問空間。

小說《流浪地球》中不僅對人類的信仰提出了一個疑問的空間，還對人類自身的信念提出探討。如果說小說中的大眾普遍信任科學，那麼在主人公個人身上，他提出他的家族榮譽：“心中種下了忠誠的種子，不論在什麼情況下，背叛聯合政府對我來說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²⁶⁾，這也是一種人類個體的

23)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27 頁。

24) 同上。

25)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31 頁。

26)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27

道德信仰和信念，但是，在後期他還是動搖了，最後加入叛軍，成為一個殺死5000人的“劊子手”。被殺的5000人中的最高執政官在臨死前說：“永遠保持理智確實是一個奢求……是我們把信念堅持到了最後”²⁷⁾，但堅持到最後的人死了。這種戲居性的轉折再一次表現出作者對人在科技面具下的人性的彷徨。

在《流浪地球》中“啊，地球，我的流浪地球啊……”這句對地球的深情呼喚三度出現。第一次出現在“剎車時代”的結尾，代表著具有真實地球生活經驗的一代人爺爺去世時了，他臨終時反復念著一句話：“啊，地球，我的流浪地球啊……”²⁸⁾ 文本在此刻也結束了“剎車時代”的章節。第二次出現在主人公“我”與妻子抽中生育權時他望著堵上一層微弱的金色的自由女神像時遲疑“我的孩子出生在這個苦難的時代，是幸運還是不幸呢？”時內心的獨白：啊，地球，我的流浪地球啊²⁹⁾……第三次在小說尾聲，主人公“我”已年邁，想象著地球春暖花開、草長鶯飛，他的子孫在大地上奔跑的美好憧憬，發出內心呼喚：啊，地球，我的流浪地球啊³⁰⁾……

這三次書寫，層層遞進，不僅僅是增加節奏或韻律、呼應題目、強調主旨，而是在同一句的不同情節建構中象征著不同的隱喻。三次“流浪地球啊……”的空間隱喻，表達人類對故鄉、對根源的情感，地球作為人類的家園和起源，要以犧牲地球表面所有生態為代價，被迫離開太陽系的無奈和失去歸屬感的悲傷。數次的呼喚，即是遺憾，也是疑問，人類一次次失去的僅僅是家園嗎？從主人公“自我”、作者“本我”到躍然紙上的呼喚著讀者思考的

頁。

27)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29 頁。

28)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10 頁。

29)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19 頁。

30) 劉慈欣 等著，郭凱 主編，《流浪地球：珍藏版》，沈陽：沈陽出版社，2019，33 頁。

“超我”的精神質詢。質詢的背後隱隱袒露著對科技依賴的無助和如何覺醒的渴望。

地球作為小說文本重要的空間敘事元素，承載著人類的文明、文化和歷史的終極空間，無論是人性殘忍的揭露，還是三次悲傷的慨嘆，呈現著作者對科技環境下對人類自身的迷失與找尋，對生命故鄉和精神故鄉、自然環境和歷史文明的傳承與思考。

V. 結論

《流浪地球》屬於劉慈欣的早期作品，發表於2000年的新舊世紀交替。在上個世紀百年中世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冷戰對抗、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區域戰爭頻頻爆發、核武器威脅和生態危機、多種宗教滅世預言、颶風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發、新技術發明、網絡病毒恐慌等現象，這都促成人類群體的生存焦慮和不安想象的共鳴。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裡，聯合國從1990年開始每年發表一系列全球人類發展報告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UNDP)，並在第一期《1990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提出人類發展指數³¹⁾(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其中包括經濟、科技、人權、資源以及宜居國家指數等，人類在動蕩的100年尾聲之即在關注全球的人類族群的生存發展問題。而且，二十世紀也是人類航天技術蓬勃發展的100年，從1903年第一架飛機到1982年第一架航天飛機，1961年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到1971年第一個空間站發射升空，航空航天科技的發展不僅拓展空間的疆域，也拓廣著人類對“空間”的認知和對生命、生存的理解，空間生產給科幻小說以靈感、想象力和可互動的人類多元文化生產。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二十世紀百年間的天災人禍構成了一種集體記憶、集

31) 參考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STED ON: JANUARY 01, 1990, <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0>

體焦慮，傑弗里·亞歷山大(Alexander Jeffrey)曾指出“個人和群體覺得他們發生了可怕的事情，在群體意識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成為永久的記憶，根本且無可逆轉地改變了他們的未來。”³²⁾同時，“這種歷史經驗可經由文學、藝術之呈現，“這就建構了文化創傷，能讓各種社會群體、國族社會得以認知到苦難的存在和創傷的緣由，並因此而擔負起一些重要責任。”³³⁾那麼，劉慈欣在這樣的世紀末的文化創傷、集體焦慮與人類科技突飛猛進的共同建構下形成他對空間的想象性的文化生產，即科幻小說的創作。在他的想象力建構下，如果未來人類不是承載航天飛船去尋找宜居空間，而是攜帶自身生存空間去移居另一個時空的想象敘事，這種敘事承載著他記憶中對生存、生命、生理、生活的種種經驗和憂患意識。

戴錦華談中國科幻曾提到“20世紀優秀的科幻作家中的壹部分扮演的是現代文明預警者的角色，他們告訴我們發展主義邏輯是壹個神話，這個神話的指向可能把我們帶向夢魘的、地獄的未來。”³⁴⁾《流浪地球》小說正是這種文化的預警者，小說中刻畫先進驚奇的科幻景觀，營造一個超越日常經驗的空間環境，滿足讀者對科幻空間的想象慾和求知欲，但同時通過危險環境、緊張情節的空間建構中展現人類在未來有可能呈現的內心空間和道德反應，探索依賴科技的困境、人性真實與虛幻的文化映畫。《流浪地球》的空間敘事正應和著空間敘事學中的空間生存和文化表征的邏輯結構，誘發讀者對社會文化、人類本質、科技未來的深入思考，呈現空間敘事在科幻文學作品中的藝術魅力。

32) 傑弗里·亞歷山大(Alexander Jeffrey) 著，王志弘 譯，《邁向文化創傷理論》，《文化研究》11輯，2011，11頁。

33) 李淑娟，《集體記憶·文化創傷—從〈返校〉系列談台灣的白色恐怖故事》，《中國學》第75輯，2021，79頁。

34) 戴錦華，《遺骸、科幻或未來之鄉》，《文藝報》第二版，2019。

< 參考文獻 >

- 傑弗里·亞歷山大(Alexander Jeffrey)著, 王志弘譯, 《邁向文化創傷理論》, 《文化研究》11輯, 2011.
- 劉慈欣等著, 《流浪地球: 珍藏版》, 沈陽: 沈陽出版社, 2019.
- 戴錦華, 〈遺骸、科幻或未來之鄉〉, 《文藝報》第二版, 2019.
- 李淑娟, 〈集體記憶·文化創傷—從《返校》系列談台灣的白色恐怖敘事〉, 《中國學》第75期, 2021.
- 毛康麗, 《劉慈欣科幻文學觀研究》, 陝西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22.
- 謝納, 《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
- 達科·蘇恩文著, 丁素萍等譯, 《科幻小說變形記: 科幻小說的詩學和文學類型史》, 合肥: 安徽文藝出版社, 2011.
- 郝一蕾, 《劉慈欣科幻小說的人性思考研究》, 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23.
- 김남희, 〈『유랑지구(流浪地球)』, 애국주의를 유랑하다〉, 《중국문화연구》제11집, 2019.
- 김정수, 〈‘유랑지구’의 이율배반: ‘희망’과 ‘희망’ — SF영화 《유랑지구》와 원작 소설 비교를 중심으로〉, 《중국어문학지》제67집, 2019.
- Association, African Studie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History in Africa* Volume 32. 2005.
- Weihua He. “The Wandering Earth and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n Alternative Cosmopolitan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7. 3, (2020).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0>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21-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Liu Cixin's novel "The Wandering Ea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First,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novel and explains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Subsequently, the unique spatial narrative logic in the novel was analyzed, and how the author combined real space with science fiction to create a tense future world, inspiring people to think and imagine about future space. In the second part, it focuses on the description of scientific details and technical expressions in the novel, and how the author uses imagination to construct a narrative space that breaks through cognition and gives readers a unique survival experience. The third part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al narrative in the novel. By describing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protagonist, the author reflects the loneliness, fear and anxiety of human beings when facing survival crises, and deepens readers' resonance with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space of the novel. Finally, the novel explores the dilemma of human nature in technological time and space, emphasizing the author's questioning of human beliefs and self-perception, as well as his thoughts on the inheritance of life and civilization. To sum up, "The Wandering Earth" depicts science fiction landscapes, triggers readers' profound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and human nature, and demonstrates the artistic charm of space narrative i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Key Words : 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 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 科幻文學(Science Fiction), 現實空間(Real Space), 人性反思(Human Reflection).